

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
反面教材——《水浒》

中 华 书 局

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

——《水 浒》

安徽劳动大学中文系写作组

中 华 书 局

1975年·北京

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

——《水 浒》

安徽劳动大学中文系写作组

插画 胡亦 范貽光 杨洪烈

中 华 书 局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/32 3 印张 42 千字

1975 年 11 月第 1 版 197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1018·695 定价：0.18 元

毛主席语录

《水浒》这部书，好就好在投降。做反面教材，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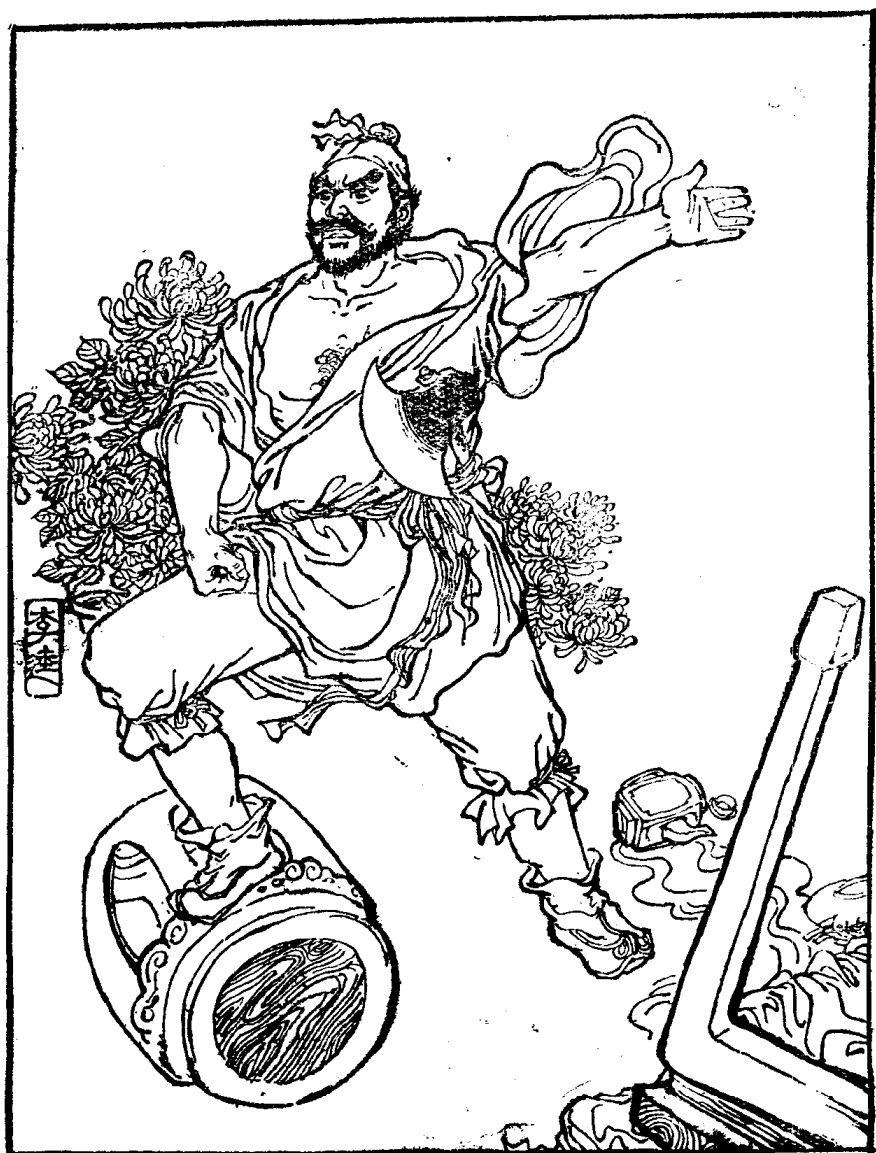
《水浒》只反贪官，不反皇帝。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。宋江投降，搞修正主义，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，让人招安了。宋江同高俅的斗争，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。宋江投降了，就去打方腊。

鲁迅论《水浒》

一部《水浒》，说得很分明：因为不反对天子，所以大军一到，便受招安，替国家打别的强盗——不“替天行道”的强盗去了。终于是奴才。

（《三闲集·流氓的变迁》，《鲁迅全集》
第4卷第123页）







目 录

前言.....	1
一 宋江是一个典型的投降派	3
(一) 地主阶级的忠臣孝子	3
(二) 钻进革命营垒的蛀虫	13
(三) 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	32
二 《水浒》是一部绝妙的反面教材	40
(一) 宣扬投降主义路线	40
(二) 鼓吹投降主义哲学	54
(三) 适应反动阶级的政治需要	66
三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	77

前 言

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，开展对《水浒》的评论，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，是学习理论、反修防修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毛主席指出：“《水浒》这部书，好就好在投降。做反面教材，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。”“《水浒》只反贪官，不反皇帝。晁盖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。宋江投降，搞修正主义，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，让人招安了。宋江同高俅的斗争，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。宋江投降了，就去打方腊。”毛主席的指示，深刻地揭露了《水浒》歌颂投降派，宣扬投降主义、修正主义的反动本质，为评论《水浒》指明了正确的方向。

《水浒》问世五百多年来，对于它的主要倾向是什么，一直众说纷纭。地主资产阶级散布了种种迷雾，利用《水浒》这部书，毒害人民，鼓吹投降，反对革命。鲁迅对《水浒》评得好。他说：“一部《水浒》，说得很分明：因为不反对天子，所以大军一到，便受招安，替国家打别的强盗——不‘替天行道’的强盗去了。终于是奴

才。”^①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《水浒》的要害是投降，原因就是反皇帝。

可是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，评论《水浒》的许多文章和小册子，几乎都违背了鲁迅的论述。不少文章美化甚至歌颂《水浒》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，其中一个基本的论点就是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了“农民的局限性”。于是，宋江变成了“农民革命的英雄”，《水浒》也成了“农民起义的教科书”。对于这样一个区分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重大原则问题，不能不搞清楚。

宋江是“农民革命的英雄”吗？否。宋江是一个典型的投降派。

《水浒》是“农民起义的教科书”吗？否。《水浒》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。

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“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，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。”^②今天，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武器，彻底批判《水浒》所宣扬的反动思想，肃清流毒，并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，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。这就是我们编写这本小册子的主要目的。

① 《三闲集·流氓的变迁》。

② 转引自1967年11月6日《人民日报》、《红旗》杂志、《解放军报》编辑部文章：《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》。

一 宋江是一个典型的投降派

宋江是《水浒》中的主角。在文学作品中，“**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**”^①。《水浒》的投降主义总倾向，就是通过全力歌颂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典型来表现的。所以，要了解《水浒》是一部什么样的书，就必须首先了解宋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

毛主席指出：“宋江投降，搞修正主义，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，让人招安了。宋江同高俅的斗争，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。宋江投降了，就去打方腊。”遵照这一重要指示，下面就让我们沿着《水浒》故事情节的脉络，来逐步剖析一下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典型。

（一）地主阶级的忠臣孝子

宋江是个地主阶级分子，家中广有田亩和“大小庄客”^②，过的是不劳而获、“视金似土”的寄生生活。

① 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，第4卷，第343页。

② 庄客，地主田庄中的雇工。他们不仅要耕种土地，守卫田庄，还要服各种沉重的劳役。

宋江“自幼学儒”，“曾攻经史”。儒家讲“忠君”，宋江就标榜：“我为人一世，只主张‘忠义’二字”（第一百二十回）。孔老二讲“孝”，宋江便“于家大孝”，人称“孝义黑三郎”。他满脑袋装的是儒学秕〔bǐ 比〕糠，是一个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。

这个孔孟之徒还有一种“声誉”，叫做“仗义疏财”：“江湖上好汉，但有人来投奔他的，无有不纳”；对贫病老弱的人，他也时常给点药钱、买副棺材板什么的。其实，搞点小恩小惠，不过是宋江笼络人心、沽名钓誉的一种手段。他拿出来的，只不过是剝削来的“九牛一毛”，却因此捞取了一个“及时雨”的美称，这就叫作“吃小亏占大便宜”。

宋江“长而通吏”，在郓〔yùn 运〕城县衙门里当“押司”。他干得十分在行：“刀笔精通，吏道纯熟”，深得官场诀窍，正如他所自诩（xǔ 许，夸口）的那样：“长成亦有权谋”。

然而，虚名也好，权谋也好，都不顶用。在地主阶级内部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斗争中，宋江还是失败了。他梦寐以求的，是“官爵升迁”，“为天子重用”；得到的，却只是“刀笔小吏”的无权地位。原因何在呢？在宋江看来，就是因为“奸臣当道，谗佞〔nìng, 泞〕专权”，蒙蔽了天子的视线，使“至圣至明”的宋徽宗看不到他的一

片“忠心”。也就是说，地主阶级中的某一派人，把持着朝政，掌握着实权，挡住了宋江向上爬的道路，使他在事实上成了不“当道”、不“专权”的另一派人。宋江虽然对此耿耿于怀，死不甘心，但他毕竟是地主阶级的忠臣孝子，不见棺材不会掉泪，所以还是幻想继续走封建“正统”的仕途，实现自己的野心。在这一点上，宋江同他的朋友“托塔天王”晁盖，是根本不同的。

晁盖也出身于地主阶级，但是他在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推动下，从本阶级的营垒中分化出来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晁盖出于对统治阶级榨取“不义之财”的痛恨，领导了黄泥冈起义，以武力为后盾，智取了大名府留守^①梁世杰孝敬他的岳父——当朝“太师”蔡京的生辰纲（祝寿的礼物，共十一担金珠宝贝，价值十万贯钱）。官府派人来缉拿晁盖，宋江暗中通风报信，让他暂时离家避难。

在过去的《水浒》评论中，有不少人把宋江“私放晁盖”，捧为了不得的“革命举动”，甚至据此把宋江说成是“梁山的恩主”。其实，这是缺乏阶级分析的。

那么，应该怎样看待宋江“私放晁盖”呢？第一，晁盖是他的“结义弟兄”，宋江出于“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”

^① 留守，官名。皇帝出巡或亲征时指定亲王或大臣留守京城，这种官职称作京城留守。陪都和行都也常设留守，以地方行政长官兼任。

的剥削阶级处世哲学，放走晁盖，可以博得“仗义”的好名声，扩大自己在江湖上的影响，以便有朝一日，利用晁盖。第二，晁盖“智取生辰纲”的革命行动，并没有直接触动天子，而是沉重打击了当权派蔡京等人。这些人本来就同宋江有着“饱狗”、“饿狗”的矛盾。所以对晁盖此举，宋江不仅可以容忍，而且还觉得有利可图。可见，宋江私放晁盖，决不是站在革命立场上的同情和支持，而是从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的需要出发的，是一种“为我所用”的政治权谋。

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当晁盖一举烧掉自己的庄院，武装抗拒追捕的官兵，活捉了朝廷军官，最后上梁山扯旗造反，矛头直指以宋徽宗为首的赵宋王朝的时候，宋江就大惊失色，认为如此“大弄”，是“犯了迷天大罪”，“是灭九族的勾当”，“于法度上却饶不得！”（第二十回）充分暴露了这个地主阶级保皇派极端仇视革命的反动立场。

宋江私放晁盖，被侍妾阎婆惜发觉。他惟恐婆惜告发，坏了自己“忠孝”之名，便杀死了阎婆惜。为了避免吃官司，宋江又不得不丢下乌纱帽，亡命出走。往哪里走呢？宋江想到的是“三个安身之处”：一是“小旋风”柴进庄上，这柴进是个豪门地主，世袭贵族，如今过着“富贵闲人”的生活。二是“小李广”花荣处，这花荣

是朝廷将官的后代，现任清风寨副知寨。三是“毛头星”孔明的府上，这孔府是个罪恶的地主庄园。这些人都同宋江一样，是地主阶级这个“大家族”中的成员；又属于这个“家族”中不掌实权的那一部分。他们同宋江不仅情投意合，而且同病相怜——此时的宋江压根儿就没想到过要去梁山泊，同晁盖一起“落草为寇”！

正是在孔府，宋江遇见了打虎英雄“行者”武松。武松准备去二龙山入伙，宋江在这别他时，说了一番肺腑之言：

“兄弟，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，……如得朝廷招安，你便可擢擢（cuān duō 蹿多，劝诱）鲁智深、杨志投降了。日后但是去边上，一刀一枪，博得个封妻荫子，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，也不枉了为人一世。我……虽有忠心，不能得进步。……”（第三十二回）

这番临别“赠言”，集中地暴露了宋江的丑恶灵魂，反映了他所追求的生活理想和人生道路。他不反对武松上山当“强盗”，目的是要武松搞“假造反，真投降”，暂栖山寨，心存“忠心”，等待招安，为封建王朝建功立业，以便博得“封妻荫子”、“青史留名”的好前程。

告别武松以后，宋江来到花荣的清风寨。原来这清风寨的正知寨跟花荣不和，他为了陷害花荣，便诬称宋江是清风山上的“山大王”，结果把宋江和花荣一齐

拿捕，解往青州。清风山的农民军闻讯后，在途中截了囚车，救下宋江和花荣。宋江害怕朝廷派大军追剿，性命难保，曾“一时乘兴”提议上梁山泊去。正在这当口，他接到地主老子病故的假信，便昏天黑地地大哭大闹了一场，梁山泊也不去了，撇下众人“飞也似地”往家奔丧。一到家，老子并没有死，他自己却因“杀惜”旧案而被缉拿，“脊杖二十，刺配江州牢城”。这时，宋江不但没有后悔，反而为吃了官司而庆幸，对父亲大加劝慰：

“官司见了，倒是有幸；明日孩儿躲在江湖上，撞了一班儿杀人放火的弟兄们，打在网里，如何能勾见父亲面？便断配在他州外府，也须有程限，日后归来，也得早晚伏侍父亲终身。”（第三十六回）

请看，宋江宁愿当囚徒，不愿当“匪徒”，宁可“充军”，不愿参加农民造反的义军，真正是上忠于君，下孝于父，一个道道地地的忠臣孝子。封建统治阶级鼓吹“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”，宋江精于此道，自以为只要守孝到底，孝名远播，那么，那顶乌纱帽迟早还是会重新戴上的。

在断配江州的途中，宋江故意要求绕过梁山泊走，生怕山上的人拉他去入伙。梁山农民军下山救了他，动员他留下来，他执意不从，以自杀相拒；连脖子上的枷锁也不让打开，说什么“此是国家法度，如何敢撞动！”（第三十六回）晁盖劝他留在山上一道干革命，他